

譚延闓父子軼事(續完)

周世輔

熊羆入夢尚書來拜

「夢」從何來？與日常活動及過去未來有何關係？尚在學者研究之中，未能獲得全部答案。我國古人常視「夢」為預兆。詩云：「吉夢維何，維熊維羆。」又云：「維熊維羆，男子之祥。」即說夢熊夢羆，會生男孩。另說：夢虺夢蛇，會生女孩。

光緒五年，文勤公任浙江巡撫，駐節杭州，十二月十四日（農曆）夜就寢後，忽夢何紹基先生之尊翁何凌漢先生（湖南道縣人，曾任兵部尚書）衣冠來拜，醒來，李夫人即分婉，畏公即誕生（時為卯時），家人因聞何凌漢來拜之夢，均謂「此兒異日必大有為！」又聞畏公之部屬魯君言：「祖安先生之親戚曾於三朝為他算命，並加以紀錄，排出某年會中舉，某年會點進士與翰林，某年會任巡撫及某年會升尚書及宰相，全部與事實相符，惟官名不同耳。」人生是否有「命」？在今日是一疑難問題，惟在昔日，則多信而不疑。

文勤公生五男：長男寶箴，元配陳夫人生；次男寶符，顏夫人生；三男延闓（祖安），四男恩闓，五男澤闓，均李夫人生。

李夫人天賦明慧，善於持家，順以事夫，儉以律己，義以教子，仁以待人。畏公之寬厚偉大之修養，可謂多得於母教。

按李夫人籍隸河北（直隸省）宛平，家住長辛店，文勤公赴陝甘總督任，陳夫人未同行，聞李夫人明慧，聘為如夫人，偕赴蘭州節署，以待起居。光緒十八年，文勤公奉命任閩浙總督，由北京赴福州任所，時畏公十三歲，侍母便道至長辛店掃墓。時李夫人父母雙亡，惟弟尚存，乃攜弟避湖南湘潭，置產立業，娶妻成家。畏公有廣州雜憶時云：「相逢姊弟歎無家（指未婚言），雪涕就斟飯後茶，說與癡兒知外事，長辛店非路三叉。」

吃魚翻邊勤務喊天

就食衣住行育樂言，現在多數已經「洋化」，惟「食」一項，尚能保存國粹，甚至東風西漸，大出其「洋」！

畏公對於飲食之道，既號知味，又多名言。如將前者稱為藝術，則後者可稱哲理。

在大陸乘民船，如遇食魚，翻邊時，不能說「翻過來」，祇可說「順過來」；因為要避「船翻過來」之忌。

有些地區，在酒席上不能將魚吃光，尤其是除夕或新年，其意思是要：「年年有魚（餘）」。

畏公每次食魚，均不主張翻邊，他不是有何迷信，祇恐怕勤務兵用飯無剩菜，故說：「吃魚翻邊，勤務兵喊天！」食雖小道，可見其「恕」，亦可見其「仁」。

當我初會喝酒之時，即有長輩傳言，畏公會論酒相云：「善飲者，舉杯輕，入口深，眉毛伸；不善飲者，舉杯重，入口淺，眉毛皺（亦稱聳）。」

有人說，用菜時要有三秘訣：「一、看得準，二、筯得穩，三、吞得狠。」鄉人亦謂此係畏公之言。

至於畏公知味，則傳遍海內外。其廚子曹憲臣每次上菜後必立於旁，公必告以某菜不夠爛，某菜不夠淡，某菜不夠滾，……曹極聰明，記憶力甚強，聽後即會改正，故烹飪數十年，改良數十年，遂成名廚，名聞中外。

政府定都南京，畏公先後任國府主席及行政院長，曹廚子隨侍不離，達官貴人請客，多邀曹廚子。彼時普通酒席每桌不過光洋二十元，曹廚子則索價百元，賞費（小賬）在外。聞當年自東北來京之莫德惠先生宴客，請曹主廚，除付一百元酒席費外，另付小賬五十元，手頭大方，京滬爭傳。

據羅時實先生告我：他代某部長邀曹主廚時，除付一百元酒席費外，另付小賬五元，曹辭不受。次日，即對人言：羅時實這「伢子」（小孩子，長沙語），昨天給我小賬五元，我送給他買書，希望他多讀幾句書再說。羅聞之引為侮辱。畏公最賞識宋子文先生，宋亦敬之，兩人幾

爲忘年交。宋任財政部長時，常宴外賓，邀曹主廚。外賓多謂菜味甚美，惟吃法不合衛生，如共舉調羹挖湯之類。曹聞之，即刻改爲「分湯」，外賓稱便。現在台北各酒席館，多數由女侍分湯，實乃曹廚子之「發明」。

長公於民國十九年逝世，曹廚子哀痛不已，夫人輓以聯云：

趨庭退食憶當年，公子來時，我亦同嘗甘苦味；治國烹鮮非兩事，先生去矣，誰識調和鼎鼐心！

此聯文情並茂，富有哲理，一時，京滬漢湘各報，爭相刊載。（有人說係湖南名士周幣山代撰）

後來，京、湘、重慶之湖南酒席館，多以「譚廚」相號召，即以曹廚子之嫡傳爲招牌。如今在台北之華湘、華欣、健樂園、玉樓東等亦如此，而且常懸譚伯羽先生或譚淑女史題字或題詩，



譚延闓先生任國民政府主席時的照相

以廣招徠。記得玉樓東掛有淑大姑詩內有兩句云：「麻辣子雞湯泡肚，令人長憶玉樓東！」

不植私黨不用同鄉

歷代政治家培養幹部，提拔後進，有的形成「組織」，有的不加組織。長公歷任軍政要職，除軍隊外，在文人方面，可說毫無組織，亦可說不植私黨。

長公不惟不植私黨，而且不善用同鄉。不過這裏所指同鄉，乃就小同鄉而言，並非指整個湖南人而言。又所謂不善用小同鄉，乃指用得比較少而言，並非完全一人不用。

長公督湘時，曾派公費留日學生三十餘名。內有劉德固、譚伯壽二人即係茶陵茶鄉人。又在粵時，譚伯壽、彭少安、尹箕甫、劉季鵬諸先生曾在第二軍工作。惟在南京時，除姪公子譚曙邨（文啓）與由曙邨先生所引用之蕭之彥兄外，似無他人。有時，先輩譚筠仙先生等赴京晉謁，意在謀事，但不便啓齒，謁後，即被秘書處送來川資，祇好馬上離京。因此，我讀中學時，常見住雲陽試館（即茶陵人在長沙所建之旅舍，爲考生及士紳所住之地）茶陵先輩圍爐（冬天）閒談，談到長公爲什麼不用茶陵人這一問題。又聞雲陽試館每年春秋兩祭，長公在湘時，有時不請他主祭，視爲「報復」，在「宰相肚皮好撐船」者的胸中，當然不計較也不記及這等小事。

長公爲什麼不（少）用小同鄉？主要地爲了避免濫用私人，與他的不植私黨有關；但亦另有幾說，茲僅舉兩項如下：

(1) 有人說茶陵沒有人才。我在周法華先生家讀私塾時，一天，華師自茶陵縣城回，傳某縣長（曾爲長公部屬）言：「不要怪長公不用茶陵人，茶陵人都是『遼東家』。」這是說當時茶陵士紳（讀書人）都不是人才。我雖年幼，聞此言甚憤，馬上答以某某諸先生不是人才嗎？華師戲言：「可惜我沒有帶你去睇縣長？」

(2) 另有一說，即發生一個誤會。

在辛亥革命之前，有不少茶陵士紳會聚於長沙雲陽試館。長公任咨議局長時，本主張改革，本主張早日行憲，可視爲革命份子，或憲政運動者。在忠於滿清者看來，即有「造反」之嫌。當茶陵士紳在長活動時，有某先生告以「長沙有人要『造反』，老三（祖安先生）將參加，你們還不快走嗎？」果然，武昌起義，長沙響應，槍聲四起，茶陵士紳即全部返鄉。不料長公於革命領袖焦（達峯）陳（作新）二公被殺後，被迫任湖南省都督。聞接事之日，單槍匹馬，未帶一人。就職後，乘輿至雲陽試館（長沙白鶴巷）欲覓幹部，見全館「空空」，杳無一人。乃嘆：「茶陵人如此胆小！」聞自此即不用小同鄉。蓋不知當初有人勸雲陽試館士紳早日還鄉耳。

此故事在長輩中言之鑿鑿，我在長沙讀中學時，聽過多次，然而是否事實如此，殊無紀錄可查。總之，我以為男女婚姻有緣，長屬（昔稱君臣）知遇亦有緣。「世有伯樂，而後有千里馬；千里馬常有，伯樂不常有。」故滄海遺珠，在所難免。我又以為有的千里馬遇上伯樂而被重視，有的遇上亦未被重視或遭到阻攔與嫉視，亦在所



譚延闓先生三女公子譚祥女士（二排中坐者）與夫婿陳誠將軍（後排右）及男女公子早年
在重慶合影，左為前教育部次長今國民黨組織工作會主任陳履安博士。

多有。「黜賈誼於長沙，非無聖主，或竄梁鴻於海曲？豈乏明時？」仲尼未能仕於楚，韓非未能用於秦。天乎？命乎？令讀史者不能不為之掩卷而三嘆！

指腹為婚多才多藝

庚子年，慈禧避難西安，相傳袁海觀先生任千長之類武官，駐在九江（一說漢口），夜夢此事，晨起不俟命而行，率軍赴難，軍行千里，不避艱辛！慈禧見之，不勝感動，立命為侍衛長。亂平返京，寵極人臣。曾任上海道尹，與畏公父子交情甚厚。適袁夫人與畏公夫人方氏同時懷孕，雙方指腹為婚。旋袁家生男六公子恩彥，譚家生長女公子譚淑，遂如言訂婚。民初時局動亂，婚期不免拖延，然結婚之後，夫婦恩愛異常，鄉人稱贊不已！

譚淑女史，在家稱淑姑，鄉人尊稱淑姑大，多才多藝，能書能畫，而且能泅大疑，挑大擔。淑姑大天賦藝術才，自幼即搜集碑帖畫冊，臨書且畫，忙碌異常。一日患重病，醫囑宜戒勞養神，畏公搜其畫冊藏之，令勿再習。病後清查，抽屜內漏存一梅花畫本，乃專習梅，而不繪他畫。至於臨帖，並未禁止。於是習詩練字畫梅，論後來成就可稱三絕。

淑姑大書法精練，名傳京滬，為父代筆，可以亂真。所以畏公自己亦說：「淑姑代筆，人皆不知。」又她所畫梅花亦超俗逸凡，獨具一格。我不善詩，原無批評資格，惟讀淑姑大詩後，則知思路新穎，雅俗共賞！尤其才思敏捷，可以七步成詩。有一年，日本人在台北開書法展覽，一

日人當場吟詩，自作自書，觀者以為奇，日人亦自鳴得意！淑姑大見狀，亦當場濡筆，自作自書，立刻完成一絕，觀者贊賞，日人亦表敬佩！

淑姑大不僅詩書畫並佳，而且具有應變之才。抗戰前某年，日本軍人冀張異常，時其夫君袁思彥先生任青島海關監督，因公出差，適青島日軍欲藉故挑釁，謠傳即將侵入青島海關，同事譚閉門避禍，淑姑大曉以大義，力持不可，乃自坐辦公室，代夫批文答詢，從容不迫，鎮靜似乃父，各同事大為感動，一律照常出勤，乃告無事。

另有一事，值得一提。民國四十年左右，淑姑大伉儷來台，債臺高築，一時不易償完。時陳誠先生主台灣長官公署兼省主席，似有意設法代償，她堅持不允，僅謂試開書（畫）展，冀出售作品完債。畫展之日，我曾去參觀，標價之低，實出人意外，與其他作家較，不及二分之一，其廉潔之風，可謂來自家教。

常聞先輩言，畏公自己常稱：「淑姑發言慷慨，見識明達，曉事知大體，臨疑能斷，處事井井有條，才識勝其母。」（大意如此）可謂「知女莫若父。」

桂馥蘭馨滿門俊秀

畏公生四女二男：長女公子譚淑（淑姑）才藝，已如前述。次女公子早逝，三女公子譚祥（祥姑）適陳誠辭修先生，相夫教子，賢淑爭傳。至辭公勳業人人皆知，不待贅述。四女公子譚韻，英國劍橋大學畢業，其夫君陳冠澄，廣東人曾任香港及東京招商分局經理，現任招商局美國分局顧問。

長公子譚伯羽，國立同濟大學畢業，德國留學歸國後，任同濟大學祕書長，經濟部、交通部次長，又任國際貨幣基金執行董事二十年零八八月，自動提早退休，現任國策顧問，中央評議委員，能文善書，字似乃父。陳辭公會客室，掛有彼書條幅，其文曰：

是非審之於己，毀譽聽之於人，得失安之於數。

先總統 蔣公在陳宅見而愛之，囑重書。伯羽先生書就後，因係奉贈總統，不便題上款。當經國先生就任行政院長，蔣公即將此條幅移贈作就職紀念。經國先生奉為座右銘，於中國國民黨召開十全大會時，報告伯羽先生所書條幅中三語。與同志共勉。會後聚餐，作者剛好與伯羽先生同席，詢及此事並問此三語來源，先生稱「此三語為陳宏謀言」，並說明 蔣公索書經過。

伯羽先生夫人係俄人，勤儉有中國古風，聞曙村先生夫人言，她親操家事，並拖地板。生有一女名文怡，兩三歲時，作者寄寓成賢街曙村先生家，與畏公私邸毗連，文怡常來遊玩，聰明伶俐，活潑可愛，現聞其嫡母云：已嫁美國人，亦年屆五十矣！時光如流，一瞬即逾半百！

次公子譚季甫先生，為人和藹可親，無貴公子習氣，有乃父風。上海光華大學畢業後，入英國雪維爾大學習冶金，學成歸國，先在資源委員會服務，後任機械公司總經理，金屬鑛業公司董事長，造船公司董事長，學有淵源，中英文均佳，夫人曾昭楣女士，為曾文正公姪曾孫女，名門閨秀，溫文嫺雅，讀書知禮，教子有方。生二男

一女：長男景錫，成功大學土木工程系畢業，美國西北大學工程碩士，留美服務。次公子景元，中原理工學院畢業，美國伊利諾工程學院工程師，回國後，服務於華夏海灣塑膠公司。女公子令怡現正肄業於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四年級，成績優異，上作者課時，得最高分數，故知之甚詳。本文完稿後，偶成絕句三首，以抒所懷，詩云：

(一) 從容鎮靜孰能師？
戎馬倉皇尚賦詩。

宰相腹中寬似海，
襟懷往返自如期。

(二) 道德文章百世師，
曲高和寡有傳詩；
自來積善多餘慶，
耀式光闓應風期。

(三) 存誠主敬是吾師，
白雪陽春敢和詩？
天上北辰人共仰，
景行行止我無期。

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一月於政治大學化南新村

訂閱中外雜誌請撥電話七

〇七二四八〇